

游藝塾續文規

游菴塾續文規卷之三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葉紹袁仲韶甫

全校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了凡袁先生論文

舊文規所刻者一篇不載

王元美作文章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

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

九曰無後々又作惡病為十命渠謂文人多窮其情誠有合者貧老愁病流竄滯留人所謂不佳者也然而入詩文則佳富貴榮顯人所謂佳者也然而入詩文則不佳是一合也泄造化之秘則真宰默讎擅人羣之譽則衆心未默是二合也而歷引古人以證之余竊不敢謂然夫善相馬者得其神牝牡驪黃可略也善論文者論其神而已矣故文舒者其神必泰文溫者其神必和文清者其神必雋文冠冕者其神必軒豁文條達者其神必通暢文蘊藉者其神必

停蓄若影之千形，修短曲直，未有不似之者也。人之貧富、窮達、順逆、壽夭，皆神之所為。故晨得美食，宵有佳夢，神告之也。凶禍將至，其事未發，先惕，弗寧，亦神啟之也。今如所引古人，弗敢妄論。即如近世桑民，悻唐伯庸、王稚欽輩，讀其文，或浮而躁，或肆而狂，其佳者，或促如急管，或淒若繁絃，其神固颺々不附，体矣。安得，不窮，安得，不缺，又安得，不夭也哉！伊尹、周公，身為先，竈位居冢宰，既壽且昌，福及萬國，文又安能窮之乎？雅頌之篇，推駢臻之福，咏萬年之壽，又何嘗

不佳乎吾願文章之士廣其膏襟平其意氣勿騁其  
所有餘而務養其所未至一毫乖戾勿着于心使詞  
氣所出鏗然如金溫然如玉儼然如端人正士之立  
于朝端此所謂臺閣之文也經綸在抱到處坦途罵  
之或順或逆如空中華夢中境勿論可也

昔魯與齊戰曹劌問戰于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  
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  
帛弗敢加焉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  
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

戰越王勾踐將報吳甲兵既具問戰于申包胥包胥詰越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願以此戰曰善矣未可以戰也曰吾老幼問疾奠死願以此戰曰善矣未可以戰也曰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願以此戰曰善矣未可以戰也曰越國南則楚北則晉西則齊王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請以此戰曰善哉蒞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今士人應試亦可謂戰也其怠惰而不學者毋論

已三年篤志足不窺園精其業利其器進而鏖戰于  
文場然而有勝不勝者蓋不講于所以戰之理也夫  
古人論戰不論堅甲利兵而論事神治民間疾瘳苑  
等事此豈迂也乎哉蓋戰而修其武備猶試而修其  
文詞此人事當爾不必論也進退得失其机甚微其  
來也若啟之其去也若奪之默主于人事之外而人  
不得窺其臧者此謀臣智士之所以慄之危懼而鄙  
夫淺儒見在眉睫者固不虞冥冥之中有真宰也愚  
謂士之所以試者其道有三一曰正心術世間一切

事為惟心所造一毫攙械蔽于宵中則心術壞矣靜  
觀世人凡舞椀御物者其後必不昌往々得竒禍上  
天之所忌者莫甚于椀此灌園老人所以辭子貢而  
寧處于拙也吾願諸友已過事勿追未來事勿億見  
在事勿着或順或逆勿起愛憎心便是不着嗒然如  
遺兀然如槁默然如紀渚子之養雞則神完氣足不  
但可以精白其德而亦精業應戰之要術也二曰積  
陰德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此義不發于乾而發于坤者重陰也論善于慶論



不善于殃惟陰有之陽無是也何者人有德人知之則享令名名亦福也不復有他慶矣名過其寔則反災焉人不知則為陰德慶始及之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仲尼有過不幸已知而幸人知曷故哉凡人有過當如日月之食稍有掩護即為陰惡矣君子待人期隱其惡而稱其善其自待也善欲陰而過欲陽非望報也士君子之立心宜爾也羅一峰計偕舟次姑蘇范文正公來謁謂之曰來年狀元屬子矣羅謙讓不敢當范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

以此報子耳羅昔年曾拒一奔女于其樓中念此事人無知者此夢當不妄及赴試果奪標焉嗟々夢寐即白晝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此君子所以貴慎獨也三曰務謙虛書云滿招損謙受益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惡盈而福謙凡窮士將達其人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苟侈然自滿者即舉業甚工未必第也累試累驗百不差一丁丑與馮開之同處于燕市見其歛華下氣恂々默々面被人斥訕怡然順受予告之曰吾聞人多矣未有謙虛若此

而不費者斯言猶在開之之耳也。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此是眼前確然之事，稍有識見者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况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脩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乎。脩此三者，勤以勵之，恒以持之，庶可以戰矣。昔人有言：志于道德者必得道德，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志于富貴者必得富貴。夫道德在我為之，則可必得矣；至于功名富貴，得之有命，何可必得哉！然得之固有命而求之，亦有道。惟脩前三者而不起希望。

不萌怨尤此求之之道也亦以見求之無益于得者  
失外亦失內求之有益于得者得內亦得外也以義  
為利大學丁寧于末簡仁義未嘗不利孟子發例于  
首章嗚呼深哉

凡欲靜坐須先息心日常隨事鍊習難忍處須忍難  
捨處須捨忍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捨得一分便有一  
分安樂習之久久工夫漸熟自然觸處有益日間  
有暇隨意靜坐一二時謂和氣息放下身心一切善  
惡都莫思量遊情襟念盡情拋捨潔淨常要完

寂然不動之体。總覺昏憤。即奮迅振發。不容一毫懶散。就昏憤處。猛自提撕。修惺之法。以勝之。惺不離寂。不離惺。離惺而寂。是謂頑空。離寂而惺。是謂狂慧。但論對治之法。散亂時。須以寂治之。昏沉時。須以惺治之。然其惺也。單提一念。匪二匪三。惺也。而未嘗不寂。其寂也。惟滅妄心。不滅照心。寂也。而未始不惺。大抵人生世間。只有忙閒二境。閒時。吾不隨他。閒以吾之惺。而寂者。主之。忙時。吾不隨他。忙以吾之寂。而惺者。應之。忙閒之境。既合。則晝夜之故。可通。晝夜之

故通而死生順逆無不一矣

昔韓退之謂愈生之夕月在斗故動而得謗坎珂終身蘇子瞻亦謂命在磨礪平生多遭誹謗自古以言語文字得罪者不少矣而二公獨歸之于命則蓋以之毀躡銜之疑皆可處之泰然矣吾不幸而名滿天下則謗亦宜滿天下汝以孺子而竊重名則致謗之本在此不在彼也吾為汝計不但當委之于命而直當責之于身謹將陳公之教鐫之肺肝不使頃臆忘却如讀書而思及此便當百倍加功檢身而思及此

便當百倍收歛嗜欲之數而思及此便當百計銷磨  
窮途拂鬱而思及此便當百凡忍耐接人而思及此  
便當百倍謙處事而思及此便當百倍謹慎以此操  
心以此慮患而果增益其所不能焉皆陳公之賜也  
吾尚將踵其門升其堂而拜謝之不然孤負言人之  
誨矣

釋家謂一佛出世必生一調達謗毀而挫辱之雖是  
天生聖人遭一番謗毀定有一番警省受一分挫辱  
定有一分勤懇是故桓魋仲尼之調達也臧倉孟氏

之調達也。邢恕與姪子程正叔之調達也。李定諸人  
朱元晦之調達也。昔有論陽明先生當殺者。陽明  
粘其疏于壁。早暮觀省。以求寸進。年餘果覺氣日柔  
心日細。而動靜自能中節。如此然後不負天生調達  
之意耳。彼言、設計攻人。我一一消歸。自己彼方污  
吾之名。吾藉以進。吾之德。彼方阻。吾之進。吾藉改。吾  
之非。就心体入微。虔默、洗滌切、磨練不容絲毫  
放過。則誹謗交加。皆良藥也。敢不稽首以拜。明賜  
民生于勤。死于逸。勤則血氣常運。疾用是寘。而後王



之逸適以短年是故君子進德修業貴及時也農及  
工商皆終歲勤動而無一日之曠士獨何人可以自  
逸坎々伐檀願為食力者所笑先輩讀書有三年圖  
今特繪以相示每月下列三十日每日作三分如清  
晨修業無曠即用筆抹上一分午間無曠則抹中一  
分薄暮無曠即抹下一分曠則空之用以自樵

與張舉人書

作文之法在涵游性靈使心苗常活不在躁急心熱  
欲速求工在打透机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鉅釘掇拾

疲精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常要凝定心神屏除襟  
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久則文机  
自活文竅自通譬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氣寔  
生華而非聚取也用之則文章含之則性命又何防  
焉此皆僕之所嘗致力而未能者謹三薰三沐而獻  
之几杖之前足下其俯聽之毋忽

答錢明吾論文書

嘗聞先輩云文有即奇而正而若不觀其奇者文之  
上也雄偉俊拔而不詭于繩尺者抑其次與乃若兄

之所論是文之次也非上也而至謂盡性致命更有  
在焉則非矣宙心性命屏除俗慮誦中習存作中習  
養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机常活此舉業本領工夫  
也禪家謂盡大地俱是悟門故灑掃應對可以精義  
入神豈有終日理會聖經賢傳而反作障礙者乎釋  
先聖之秘旨養吾氣之浩然理趣融液而不溺于游  
辭洞徹本源而不牽于旁意煉之如精金在鎔不足  
色不止裁之如美錦製服必稱体斯完止則如羅漢  
入定行則如流水出山莊重如端人入覲袍笏儼然

藉藉如美女惜春有言不盡其縱橫出入如韓信將  
兵多多一善兵真腐神奇如鍾離丹熟點鐵成金以  
此而費洩性靈以此而文明天下庶無愧于斯文矣

寄張公子書

張公子曰考試不利  
憤甚故以此書慰之

世間之物小小成就者即不論凡欲成百圍之木不  
知經多少風霜凡欲成萬斛之舟不知受多少鏈鑿  
古今豪傑其學問得力處皆從困苦中磨煉出來有  
遭一蹶而終身受用不盡者足下宜自奮可也即舉  
業一節已精益求精茫無盡期句煉矣而刻琢太工即

傷氣之暢矣而馳騁太過即傷格之正矣而拘牽排  
列即傷意之工矣而描寫過當即傷理使穠纖備至  
精神畢協若豪傑稱工而俗眼未識亦是我輩欠缺  
作文之法不但當仰合高蹤尤當俯循俗忌故善  
者以平淡之辭發精深之意使識者得其意不識  
者以真辭程子云立言之道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  
惑執事試看論語孟子其辭何等平正其意何等精  
深此萬世作文之軌範也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  
自足之學問故常慙往行之謬則德日新常知舊業

之非則文日進如修德者執稱徃行皆是作文者而  
自謂舊業皆工則終身不曾進步者矣僕以豪傑待  
足下故足下學業已工而僕尤喋喋進規足下以豪  
傑自處亦豈有以今日所造為已足耶况男子當讀  
之書僕讀之三十年而未盡男子當為之事僕為之  
三十年而未得其涯也足下英邁夙成正不當以鄙  
人為例然遭蹶而思奮則野人之所親嘗而有味者  
幸毋恕

與于生論文書

鄙人嘗論作文之法大概有五一日存心二曰養氣  
三曰窮理四曰稽古五曰透悟夫文出于心之麗則  
文麗心細則文細其心鬱者其文塞其心淺者其文  
浮其心詭者其文虛其心蕩者其文不檢歷之驗之  
若著龜然願吾弟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  
之密之無絲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  
此秀才本領工夫也杜牧之論文以氣為先蓋氣和  
則文平氣充則文暢氣壯則文雄凡欲作文須先養  
氣毋輕喜懼氣之揚也毋暴怒懼氣之拂也毋多言

氣之躁也毋妄動惧氣之失常也動靜語默端詳閑  
泰常使太和元氣周流于四体間發為文章自我盜  
然者出之而已矣文有詞有理而理為之主故理明  
則詞顯理密則詞精理當則詞確理譬則主人也詞  
譬則奴僕也未有主人精明而奴僕不從令者人惟  
不知窮理而徒求工于詞句之間故用盡苦心終不  
能出人頭地耳然窮理之學不可全靠他人講貫須  
深造而自得之遇題目難處不得放過如孤軍遇敵  
粹意向前又如漢廷老吏斷獄推勘到度一處精則



其餘皆得其精矣。作文最忌蹈襲，又忌杜撰前輩文字。其章法皆有源流，凡布置結構開闔起伏，自有天然節奏，雖離婁之明，不能廢規矩也。故古文不可不讀，但讀古文不得以多為勝。僕舊讀莊子養生主一篇，不覆熟玩，偶有所窺，乃知莊子三十三篇文字，總是一箇机局。吾弟只把文章正宗一部精擇而熟參之，朝玩暮諷，使古文時在唇吻間，則出詞吐氣自有古風。若待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去，已落第二義矣。昔嚴滄浪論詩借禪為喻，謂禪家一味妙悟，詩家亦

一味妙悟之一字豈易言哉不可以有心求不可  
以無心入張旭學書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悟何哉其  
力已到其机已熟適相觸發耳凡六經之學不熟則  
不悟不悟則不精豈特不精也哉不悟則局于執而  
與性命為二矣故作文者須要有孔子聞韶之志使  
意氣凝聚專一而不復知有他一日大悟如斲輪者  
不疾不徐如解牛者踟躕四顧乃神解之文而非力  
索之文也僕庚午春讀書于南京燕子磯是時頗知  
學矣承許沈二君資我薪水胸中無一毫襟累終日

作文沈思默想收視返聽執筆疑神倅章入夢頽然  
如醉兀然如痴蠢々然又如不曉事者數月之後一  
日偶從諸友登礪遠望江雲恍然如囚人脫枷不勝  
鼓舞欲舉胸中所得告許沈二君又默々無舉口處  
自後題目到手便能成章從前許多苦心極力處皆  
用不着矣承吾弟虛懷下問漫述其所嘗致力者以  
請正

與陳穎亭論命書

原擬送老丈至圓通同坐十餘日荆婦以弟年老出

外不便遂不得來謹將所受異人口訣錄獻幸依訣而冥行之向筭尊造謂運正貪財壞印今當尚義輕財而其事猶未悉也兩候尊顏見心甚虛聽甚懇寔有求道之念弟如隱而不言豈成其為報執事謹將弟之所現行者試數之于前弟田租不多每歲量除三分之一為行義之資先將族人之讀書者與貧而不能婚葬者量助若干凡二十餘條次將親友之貧者存而衣食不能自給如沈望湖輩沒而子孫不能自立如李見亭輩皆薄有所助又次將鄉里貧民丐

戶每歲二度放糧以濟其乏又次買魚蝦螺鳥日逐放生放得多欣然暢懷如有所得又次在嘉興如楞嚴三塔在蘇州如減渡接待等處歲齋僧數千而于造像刻經修禱布路之屬凡扣門者牽不敢虛其所求內思破己之慳外思納人于善凡有利益無不興崇我輩平日辛勤刻苦為子孫創業者絕來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于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中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函只有九

分又受一分前面只有八分受一分即銷一分此衆人聽命于天者也吾輩果是用易君子便當深繹聖人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之說而寔為趨吉避凶之事密々修持葦々奮勵塵々方便慶々圓融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矣老丈聰明勝弟十倍所未到者不過真正明師未曾于見聞覺知之外寔落用一段工夫耳弟勿受雲谷老師之教即知靜坐攝心或經久不寐或經旬不出而人事多魔不能打成一片後日出遊有暇得整坐十箇月朝暮未嘗交睫于禪門

工夫先息麤細二塵次過欲慧二定然後備証十六觸而入初禪大覺大悟如夢之方醒然有覺有悟猶為幻為病離此覺悟方入第二禪始知向來為聰明所迷齋照所悞如鳥之出籠廓然見天地之遠大而悅不自勝然悅在猶為患為病離悅而後入第三禪凡人為學惟內無所悅故外面可喜可慕之事得以動之到得內有真悅則充然自足矣若三禪則不徒悅而且樂焉蓋喜從心生曰悅喜從外暢曰樂故二禪之說以心受三禪之樂以身受不但手足舞蹈薰

然順適覺得一呼而與六合上下同其通一吸而與  
六合上下同其復真與天地萬物同其和暢者當時  
正欲究竟其功而弟偶回事歸家遂中道而廢至今  
悔之然從此而遍交天下豪傑聰明智慧者如麻似  
粟並無一箇半箇知歸根復命者是以世智浮慧愈  
高而去本地風光愈遠縱步々聖賢蚤已錯用心矣  
弟知世儒學問迷悞已久不但佛教不行即孔孟脉  
絡居然斷滅故從來只和光混俗未嘗敢以真寔本  
分之事開口告人而今特舉以告足下為愛足下不



同衆人也。雖然語不投机半字猶贅恐似一柄臘月  
扇子用不着耳。

與鄧長洲

某勿受教于異人謂學問之道只是收心當將平日  
孟浪精神歸併向裏而靜坐一法乃是捷徑要門然  
其工夫從喧入寂從顯入微節節自有証驗不得朋  
師指示路頭一差則修証皆謬縱坐百年亦無益也  
僕回依之靜坐初坐旬日便覓禱念頓空滿腔澄徹  
師曰此粗塵息也伏念隱情微細流注依然在耳更

坐月餘遂將餘塵盡掃師曰細塵息矣從此當有二  
定出來先入欲界定已空欲障次入未到地定旋空  
色障師曰從此入禪不遠矣當有十六觸法汝勿畏  
勿驚其時欲界之身將盡色界之身未來粗細相違  
故多抵觸其依教脩持更不動念一夕恍然大悟如  
夢之方醒師曰此入初禪矣然覺悟尚存即為障礙  
遂盡情遣之如痴如愚不存一毫知見又月餘覺喜  
從心生性体一開惟欣無量師曰此入第二禪也然  
稍存喜悅即障本來從此遣悅而入第三禪則心中

隱々之悅且暢于外而為樂矣蓋二禪之悅在內三禪之樂在外初窺一指和暢次窺滿身和暢又次窺六合之大蟻蒙之微無不和暢者蓋一念中和而天地萬物一齊貫串乃是寔事正欲究竟其功以有事歸家一遂成墮落從此而讀五經四書見孔孟之言句、皆是家常寔話而宋儒訓詁如舉火熬空一毫不着憫正學之榛蕪開久迷之眼目四書作便蒙書經作詳節大刪朱註而略存其可通者于嘉靖乙卯年刻行五十年來徧傳天下當時並不書第之名故

家家傳習而並無議論近有友人改作刪正而列第  
名于上夫不書名則豪在指迷而可以相忘于物議  
一書名則迹涉賈譽而遂來衆口之吹蓋世間所  
忌者正在名而今適犯其所忌也此與貴屬書林無  
干敢以解網之仁乞之左右吳縣曾父母處併望轉  
達惟臺下念之

以上十二條論心語

八正在世此日一過不可復得矣故陰可惜也言一  
以三年為雜經辨志之期悅乎言內潛心力學不令  
隙虛何書不可讀何事不可成哉茲依 國家試法

之典自今年九月為始至第三年七月為終蓋連閏  
已滿三十六月矣每月界為三十日進脩功程隨日  
紀之以自考偶有過言過動亦書于冊期窻之又窻  
以至于無我亦自置一冊與汝互相策勵年踰七十  
銳氣全銷而一息尚存不容少曠進德修業日々要  
見功程如讀書前日看得書旨如此今日看來又覺  
精深如行事前日看得道理如此今日思之又覺未  
盡如改過前日已知非而盡改之矣今日體驗又覺  
所改之中又有過焉此所謂日知其所亡也若自謂

前日所讀之書所行之事與所改之過皆已盡善不  
復求進則永斷日新之路矣君子從知起能成知  
絕是能也者乃道之有得于心者也時存養默  
保任豈可使月有忘哉故須記之以自考我若少曠  
即為不勇之夫汝若少曠即為不孝之子勉之

進德修業只是一事若只以讀書作文為業而置身  
心性命于度外非學也汝今于十二時中須掃除襟  
忿涵養性靈即事即物不厭不棄偶有走作即收拾  
歸來時而讀書則整襟對案儼如聖賢在上潛細默

玩藉以管攝元神時而作文則以潔淨之心思叢理  
賢之肯趣並不使一毫閒思雜想介乎其間蓋人之  
一心最難把捉心之不能不着于物猶火之不能不  
麗于木也孟子論集義而曰必有事焉知其不能離  
事而即事以調劑之讀書作文亦事也雖非息心之  
道亦是聚念之方能專精于此而不以他念禱之正  
所謂主一無適也凝聚得久精神自然收斂智慮自  
然精明定有一旦豁然貫通之理蓋舉業文字最沒  
緊要費日力于此固可惜而疲精神于此尤可惜今

能如此用功借他規程養吾心体不但光陰不虛而精神常缺道德日新聖賢用功不過如此我昔年同沈介川許星石讀書于南京燕子磯萬綠放下一塵不染而終日作文行亦文坐亦文卧亦文綿々密々無絲毫間斷忽一日隨衆登磯見雲光接水恍然大悟詞源頓開不煩駐思而信口成文矣此親試驗之良方也毋忽

今諸生修業三六九日作文餘日則看書覽板隨將時文選定此通行之法寔至陋之規也蓋工夫最貴



專一如一日作文而兩日不作文思何由而聯屬意  
趣何由而貫通此其得益必淺矣又看書既非心得  
則必枕裡而易忘即一年能完經書至明年則前書  
茫然不省而所選之文已沒不時又將從前選起年  
々如此歲々相因乃終身不究竟之功也况時文好  
者少不好者多好者入目未必有益而不好者入目  
最能壞人真趣如與不善人居初亦甚惡之既而默  
々薰染不自知其肺肝之盡換矣汝輩用功當作赫  
舟之計如作文便將別項工夫盡從併省一眼看着

題目兩耳聽着念、思着一篇纔完便呈友人批抹  
應時改定又換一題如此用工月餘文机便活文勢  
便熟矣熟則三六九試筆可也如看書除素所明白  
者且不必再看其稍有未明者細心理會必俟此篇  
融通透徹然後看第二篇果能鞭心入微反躬默體  
玩之于虛閒澄寂之中觸之于語言文字之外由此  
而看前日已明之書則明白處更覺生意無窮即看  
所未見之書亦可曰文會理此皆功之反求諸內者  
也至于時文當倩人挨題集定俟作此題然後檢此

文何處是彼神到何處是彼意到何處是彼理到何處是彼詞到以他山之石攻吾之玉點彼頑鐵使盡化黃金蓋不以時文看時文而以我看時文嘗其一簡目為之數其至味此所謂轉法華不隨法華轉也

我

朝令甲四書從朱註仍元舊也後

成祖下詔謂朱熹一人之說不足以盡六經之旨徵諸儒集四書五經大全頒布學宮使士子誦習法至善也今天下咸局于朱說不復有看大全者矣吾兒

須先將經文潛心玩繹次將朱註字字而体贴之大  
全諸儒之說亦須一一參攷務求至當蓋博則衆長  
兼采約則一字不畱此在豪傑之自得耳未易為衆  
人道也至于性理一書

成祖曲盡教人之道吾童時蒙蘇一山先生逐句講  
解始通其文後遇方外異人別有所授然後皇極經  
世律呂新書諸篇始貫串而通曉亦嘗為汝輩畧陳  
其要矣通鑑綱目其書不出于朱子乃趙公訥齋所  
創故義例多訛而宋元綱目尤襍而未純汝舊嘗閱

過亦能識其顛末矣然看書易記書難開卷了然掩卷茫然何益之有凡記書自有要法朱元晦嘗稱唐仲友善記一部十七史皆在指頭上輪得轉此不過編成繫括隨事記之耳韓退之云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此得稽古之要領者汝于全書既已閱過今性理只將我所纂者綱目只將綱鑑要覽從頭細閱明日復從前檢其所標出者記則已不記則將書一看日如此待看完之後每早將二書從頭一檢此不過片餉工夫最不費力如得百日則看過百

通便爛熟矣他日有暇或有事他出不得做正經工夫將此二書隨身時、一檢終身可以不忘蓋有至敏之資須決當做至鈍之工夫所謂上乘兼脩中下也

今天下秀才只攻前場不復肯加意于後場即有司校士亦全不以論策為輕重故

祖制大隳而士習益陋然君子自處不應若是汝七歲能誦五經正文八九歲時老莊史漢韓非呂覽之屬亦既餒其糟而吮其膏矣今不以泛濫為高而以

精詣為準將舊時所熟玩者刪其繁猥每書只存精  
確者數首悠々發復綿々細玩詳其脉絡會其旨趣  
讀史記須要得其跌宕之氣讀漢書須要得其嚴整  
之風讀老子須養吾恬澹之心會其無為之旨讀莊  
子便須渺末世累傲倪帝王而使胷中常有一段不  
羈不局之趣翕其精神注吾肺腑開口如在舌尖下  
筆如在筆底然後從而作論作策庶有三分古氣可  
以登到元白矣

讀書之法必先整襟危坐收斂元神開卷伏讀優游

尋玩其未得也綿々密々如雞之抱卵意氣專一而百慮俱空其既得也一言會心是非雙遣如龍之騰空而翛然于塵垢之表作文之法在涵泳性靈使心苗常活不在躁急心熱欲速求工在打透机括使詞源沛然不在餽餽掇拾疲精役氣不論作文不作文常要凝定心神屏除襟念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在題目上凝之久々則文机自活文竅自通譬之植木者然根深則枝茂乃氣寔生華而非齷取者也

士人不肖者類東書不觀遊談無根間有讀書者又



汨於括帖專事餽釘拘牽講說以合註又拘牽訓詁以合經而聖賢之意遠矣讀書之法將本文朗誦精思先會通章大意識其指歸次將一句一字求其下落皆須体之于心身驗之于日用灼見其句之可行字之不紊然後將大註一体贴之再將大全諸賢之說一考索之有所不合不妨再思不可輕悖前賢自是已說極之而果有所不通則當尊經而略傳不可信傳以疑經當借傳以明經不可驅經以從傳此尤今日學者所當知也

製衣所以禦寒也有衣而不免于寒時雖錦繡盡飾  
皆為無用之物矣醫之用藥所以療病也有藥而不  
能治病則雖按醫經製奇方皆為無益之舉矣習舉  
業所以應試也為文而不利于場屋雖千推萬鍊枉  
費苦心何益之有昔歸有光熙父博洽有盛名嘉靖  
庚子張龍湖主南京鄉試得熙父卷大加嘆服稱為  
天下士然以其經書義涉古奧難識終不與首選龍  
湖心寔重之謂海內無兩也嘗自詫曰世安有具隻  
眼如張治者識歸生耶熙父素恬靜不問家人生計

益閉門修業直欲以古文為時義用心愈勤而去時  
調愈遠是以累困春官比丁未龍湖主會闈熙父復  
不第庚戌又以閣學典試戒房考吏部章負外曰君  
為婦生鄉人必識其文字章亦自謂必得之已得一  
卷詞指亦古與薦之龍湖曰此必婦生無疑龍湖復  
細閱之喜曰真婦生卷也時禮部尚書華亭徐公為  
提調閱五題卷語龍湖曰第二名和雅精粹是會元  
正脉衆考官皆以為然龍湖告徐公曰第一名必婦  
有光卷吾鄉試時不以為元至今愧之今必取之為

首及拆卷則一名乃永州傅夏器而二名乃嘉興湯日新也龍湖嗟惜是夕展轉不能寐傳命索其落卷讀之大非庚子時文矣大憲曰歸生負我何乖繆至是又歷五試至乙丑余公同麓當為分考官余舊曾識面因慙友李見亦北行寄書規之謂場中者亦當為國家求真才勿拘拘于詞氣間須畧皮毛而重神理更當細閱後場凡老成淹貫之士其策論必精余公報曰謹如命及進場庶父卷果在同麓房覽之語同事諸君曰此可中否衆咸難之同麓曰此去有

司之繩墨甚遠然非凡品姑置之俟檢後場以定去  
留及讀二場論乃曰真鉅儒筆也時高訢鄭主試同  
麓不敢送初場文字但以二三場送閱遂得中選夫  
黜父之文豈不工哉然古而不今深而不淺質而不  
華與而不顯大非利中之具是以鄉試後蹉跎二十  
六年幸遇余公收之于繩墨之外不然竟終身淪落  
矣故舉業文字慕古者必不合時師心者必不諧衆  
雖濡筆腐毫輟翰驚夢吾見其愈眩也善修業者不  
獨自憚隱衷須要博選衆志每作一首成即呈衆人

訂正雖愚夫之言吾必擇焉然後巧心拙目兩不相  
違熙父負盛名雅自尊重人無得而訾議其文者譬  
之玉不受琢磨終不得為美器馬不受駕馭終不得  
為良材已未科鄉人沈君紹慶為儀部主事職司提  
調檢熙父卷心念其父淹滯欲振之而卷中句字多  
刺時目為改其最駭人者謄入之熙父下第歸聞而  
大怒移書徐宗伯言齟齬牴牾等本漢人語蘇家長  
用之乃為淺學所詆不知惟其為漢語所以大背時  
格蘇家可用而今固不可用也嗚呼釣者負魚何

負于釣

春而東風解蟄夏而大火西流秋而素瓦凝霜冬而  
寒林綴雪雷火霜雪各司其候惟其時也時之來也  
萬物無所避其蹤時之往也天地不能留其鑰  
謂之曰時決當隨方合節局爭新過時不可不及  
時不可著荆川先生嘗言時執不可自遠也須寒  
暑溫涼各隨時態故其己丑以前之文如墨義及初  
出窓稿溫潤典雅氣格甚正及其改官翰林莫子  
諸公從之遊其所作有故而去七句克伐怨欲不行

全章等篇精微淵懿沉着痛快其文又是一格歸田以後與諸生修業如子莫執中一節鄭人使子濯一節之類脫盡浮華獨抒真景又是一樣文字惟其不執一格而能隨候效靈不恃前之所修為已工而惟恐今之所作為未善故以蒼顏白髮之歌工而聲調不減于後進也茅鹿門前辛卯登科至後辛卯尚課兒孫為文六十年来大都一轍是以文雖工而不時耳後生小子居今之時乃欲復古之調此何異當夏令而飛雪滿空當冬天而炎威燠物不惟失時候之



續文規

卷三

正且將以災沴而召禱矣

以上九條  
讀書語

廿一

游菴莊續文規卷之三終

游藝壑續文規卷之四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訂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柔紹袁仲韶甫

全校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了凡袁先生論文

舊文規所刻者一篇不載

程子云立言之法不使有德者歎無德者惑孟氏亦云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蓋其言不近則衆人易惑

其指不遠則君子易歎此聖賢立言之法萬世操觚者所必宗焉者也近世攻文者上之不涵養性靈下之不精研書意但獵奇字艱勝語以相矜詡讀之瞿然愕然至不能句而細求之則全無理意如嚼蠟耳禮部禁約云青天白日之下為魍魎鬼魅之談一一細與講求語語無深識可謂切中時文之弊茲與多士約文章須以孔孟為宗試看論語孟子其言何等平正其意何等精深爾今為文務以明白淺易之詞發淵永精微之理使觀之顯然而味之無極斯為式

作文者須要想其光景會其精神問處如自家開  
卷慶如自家答言、有用句、中的方為入殼其工  
夫全在平日涵養胸中帶一毫世情俗味則汚此文  
趣矣

學庸之文其氣邃故淺近而造理不深者類不能工  
孟子之文其氣激故卑弱委靡者類不能工論語之  
文其氣平故涵養不深胸襟不粹者類不能工邃者  
可理以造激者可以勇及而平者則理路不能到意氣  
不能及最難工者也是故作文以涵養為主

文字最忌有下俚氣味。須包容六合，渺視古今。高者  
薄青冥，下者徹重泉。庶可壑倒元白，然此不必希慕。  
高遠只要心地超然，光明潔淨，亦不必別立門戶。只  
于日用飲食語默取與之際，時求合理，惟公惟恕，便  
不為鄙穢所染矣。凡私已求勝喜聲譽，競是非好談  
人短，皆是下俚氣味。大人量含太虛，萬物一體，何已  
可私？何人可勝？人之短皆已之短，豈敢輕談？又檢身  
不暇，豈敢見人之短？此皆是目前寔事，雖非悟後之  
脩，亦是夢中之覺。願與諸生勉之。

今日之文欲極新又欲極穩欲極奇又欲極平欲說  
理又不欲着相欲切題又不欲粘皮帶骨正大處欲  
帶負活透脫處欲帶含蓄流動處欲帶莊嚴輕逸處  
欲擔斤兩

人之才情萬品約之惟有兩端非過即不及也作文  
而才情不及者須抗之使高縱之使遠目盡八荒胸  
舍萬象庶几不為繩墨所窘若才情稍過者須範我  
馳驅不失尺寸猶人乘騏驎逸氣勃如當以銜勒制  
之勿使流亂軌躅也

時義最細不可過亦不可不及過于說理患在意深過于修詞患在意浮然說理不透修詞不工自是文章大病

凡欲作文須冥目靜坐理會題旨十分透徹要見本題中有究竟意思既為正意可用說為傍意可刪從首至尾一篇文字完具胸中然後下筆鑄詞有慳到之意而和之以閑雅有周匝之意而運之以渾融有奇絕之意而出之以冲夷有精深之意而發之以平淡如綿之衰針如錦之尚綱使不知者以為平而

知之者觸目警心意在言外中庸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德必如此然後為至德文必如此然後為至文

文章之妙煉之如精金在鎔不足色不止裁之如美錦製服必稱体斯完止則如羅漢入定行則如流水出山莊重如端人入覲袍笏儼然蘊藉如美女惜春有言不盡其縱橫出入如韓信將兵多益善其變化神奇如鍾離丹談點鐵成金以此而發洩性靈以此而文明天下庶無愧于斯文矣



善作文者頭要以有限之詞寫無窮之意自首至尾  
紆徐委曲如行九折之河前顧後盼令人應接不暇  
要有含蓄如維磨丈室而三千世界俱在裡許要首  
尾貫串如有理供狀一直到底無一懶散字又如岳  
家軍人人奉法無不以一當百

昔人謂褚少孫學史記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  
柳子厚學國語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今之時  
文大都以學古為工然只學其句與字耳所以愈相  
肖而愈不及也汝輩學前人文字頭看其篇法章法

可畫竹待胸中有成竹然後一筆揮之此作  
之要法也

文字欲人說彈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如陳思之於丁  
虞可也嘗謂文字與人品相同往日所作之文從今  
閱之覺病痛百出羞赧不可當則今日之識見長矣  
不然新知不進舊作猶工日新之謂何人品亦然日  
知非則日有進若不痛自省察何由見過而內自訟  
者也

文無古今精神至于不可磨滅斷然傳矣茅鹿門謂

舉子業淺言之則掇拾館飭可以得一第深言之謂  
之傳聖賢之神可也旨哉予謂詩賦不過流連光景  
苟神到而詞亦足以傳後况以道德性命之言發  
聖賢之心髓豈有不傳者哉故作文者須想其光景  
會其精神問處如自家問答處如自家答言、有用  
向、中的方為入教其工夫全在平日涵養胸中帶  
一毫世情俗味則汚此文趣矣矣後生小子多玲瓏  
可玩以其染世淺而心常清也至三四十歲文多窒  
塞者塵累多而心襟也此皆目前可驗者試思之

文章小技也然精神不聚則不工識見不高則不工  
理路不熟則不工涵養不到則不工有一毫俗事入  
其肺腑則不工故習之者必速塵冗屏嗜欲綿綿焉  
束心一路精神全注于文而不復知其他既而束心  
漸熟妄念漸消併文字之得失亦不復置之齊中如  
仲尼好學憤心一發寢食都忘直湏造三月忘味之  
境其習之而未成也如鮭抱卵如龍養珠雖未脫化  
亦足以收吾之放心習之而既成也如庖丁解牛如  
大匠斲輪不離技執而超然有心領神會之趣以此

習文章亦以此養性命又何間焉性命倚文章合而為一故人得其皮我得其髓人勞多而功遲我薄施勞而厚取效大拙修業之道寂々者常聚營々者常分聚則精專分則蕩漾精專則深入蕩漾則淺收此必然之理也

文湏冥詣乃親切稽叔夜作琴賦有云器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向々皆是琴之寔用揚和類攘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語極其形容蓋叔夜善于琴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汝輩聽

吾講書頭勿作空談聽過句、切已理會聖賢而只  
是箇常人無甚高遠其心即是吾之心其言即是吾  
之言汝試掃却襟慮虚心潛玩那一句不是吾人寔  
受用的如此做工夫自然與翻閱講章無頭記問者  
不同他日發為文章便是自家屋裏人說自家屋裏  
事此舉業家第一等門路亦是文章秘密藏從此而  
進便是單刀直入

昔人論詩云觀之如明霞散錦聽之如玉振金聲誦  
之如行雲流水講之如獨重抽絲今時義亦須如此

然欲文如明霞散錦當知煉字之法凡同用一句法  
有燦然可觀有闇然無色者其竅在用字不同耳故  
一字粗即一句不雅一字腐則一句不新慎勿草  
歌文如玉振金聲當知煉句之法詞調之鏗鏘音節  
之響亮全在句中行雲流水取其運而無迹也文字  
過而無過行而無行伏而忽起斷而若續其變多端  
大要章法貴熟語云將刀揮水：後流文若有氣真  
有刀砍不斷者而煉氣全在章法中不可不知也一  
篇文字本當一絲到底故獨重抽絲當知篇法逆

作文者專煉句煉字而不知煅煉之訣以涵養為主  
推猷次之琢痕未化則傷渾融句調過奇則傷步驟  
此皆養之不厚而出之不純也故章法之妙有不見  
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老子云已雕已琢  
復還于朴知此乃識煅煉之法矣

舉業之士經學不精者毋論已精于書者其文必寔  
精于易者其文必深精于詩者其文必逸精于禮音  
其文必典精于春秋者其文必斷制昆湖之文從三  
百篇采故其言溫厚而和平鶴灘靜臺之文從典謨



來故其言貫串而切寔獨荆川子有易之深有書之  
寔蓋汎濫五經而自成一家言者也說者推為大家  
無忝哉今教子弟者多不讀五經務記臬爛時文以  
為捷徑者入謂舊唐書記一字在八識田中來生猶  
有穢習流出今之後生未舉筆前已有邪魔入其肺  
腑矣豈能立言名世哉竊謂縱不能熟讀五經亦須  
各將所習本經字字精研首尾淹貫詩之逸易之深  
有不期合而合者予舊讀關雎一章朝而玩夕而思  
涵泳三月餘恍然若有入處以浚諸章皆趣焉而解

矣此讀書之法也程子云學貴精不貴博惟精故博  
諒哉

八股文字與天地造化相侔首二比春也次二比夏  
也次二比秋也末二比冬也首二比是春則生而未  
成虛而未寔當冲：融：輕描淡抹不可帶一毫粗  
造次二比是夏當承前二比漸：說開來邵子謂天  
地之大寤在夏文之大寤寔在腹也至秋則生者成  
虛者寔美文可反復馳騁矣然亦須養後二比不可  
說盡也末二比是冬一年好景全在收拾處回陽氣

于陰極之時發生机于凍剝之內篇章將竭而令人  
讀之有不窮之趣此文字之大机括也從源而流由  
近而遠血脉條理各得其序然後成文推之而八句  
之詩亦然八韻之賦亦然

唐寅云五言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  
往：舍難而取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大都修文者  
貴覃思而致遠傳云思之：：又重思之：：不通  
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誠精之極也誠精不  
則文字不工不獨執管槁詞貴于疑神遠慮平居涵

養胸中有一毫他好則精神漏洩蕪必不工矣舉業至學然善習之可以收心可以養性可以窮理可以忘物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予固慮士之好文未甚也

近時朋友題目到手類先翻開時義本來生意被陳言封閉不得出題翻閱愈多封閉愈密縱不蹈襲一字亦是見形起影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也善作文者每遇題目將舊時見解盡情拋捨潔淨從虛空中別構臺閣方寸生机儘自活潑取之無禁用

之不竭何必拾人口中唾哉伯安詩云拋却自家無  
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茲病于今正熾

朱元晦教子作文凡古人有名文字須各摹擬作一  
篇此言非始于朱也古之文人大率如此看漢文選  
古詩十九首後來擬作者甚衆雖有似有不似而前  
輩法古之功良亦勤矣擬古最難得其神不可竊其  
意習其步不可蹈其詞姚禹門做秀才時其師鄭教  
之擬古伊遂取前輩好文字潛神默玩至忘寢食得  
其意始下筆及成輩送鄭先生看又改至十餘遍今

其稿中齊景公有馬千駟二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一節皆擬守溪鷄鳴而起二節擬荆川者也雖規模畢肖寔無一句蹈襲蓋始于擬議終于變化謂擬議以成其變化者也

文有神到有氣到有意到神到之文盎然而出隨拈鑄形或緩若朱絃而淡中有味或急如發括而至理躍如按之則泰山縱之則流水步驟超脫殆非人力氣到之文或浩然不可禦或渾然不可鑄或溫然有養或充然有餘叶意到之文思人之所不能思發人

之所未嘗發或沿枝而尋根或目拙而索巧或即無  
而生有或責假而求真妙騁心机出人意妙有意到  
而氣不到者有氣到而神不到者有任到俱不到者  
須細察之則人品之高下不能逃矣

作文須要有大方家數試看前輩文字雖疎々莽々  
而局面雅正日能雄勝諸方如宋元章父子作昼略  
施數筆而物態儼然定非紙筆描丹者所能彷彿也  
蓋離小之謂大凡一切小見識一切小聰明一切小  
議論盡情刷去而獨依傍名理把定如如大匠作

室握得規矩停當而千門萬戶不勞而定也又如王  
者行師堂々之陣正々之旗而見者自然辟易也又  
有所包涵之謂大凡措詞說理要醒藉涵蓄以近而  
涵遠以淺而涵深以淡而涵濃以一而涵萬如李龍  
驤作尺幅山水不盈數寸悠然有長江萬里之勢又  
雅正之謂大凡山林寒薄之氣不可施之廟堂儉父  
倨野之風不可進之禮樂頌要一字一句正大和平  
如端人正士垂紳正笏而立于朝廷之上又無所不  
通之謂大文字上要通法眼下要通俗眼深要通理



窳淺要通世情

文字最要成家梅之清瘦樵之綽約牡丹之富麗各  
自完其天趣而已作文或清或暢或雄或逸要各源自  
成家正大中插一浮語便傷格流動中插一滯語便  
傷調一語相雜則通篇不純是天趣不完也通篇純  
粹而命意處不透振寫境處不逼真譬猶剪裁為花  
非不英、可愛終非本色也天趣不完矣尚意寫境  
各到而通篇神氣不流動譬猶枯槁之物生意索然  
天趣亦不完矣

國家以經文取士而又試之表判以觀其詞試之論  
策以觀其識祖宗之制亦善矣日久制廢有司專主  
經義而表判論策殆成虛設以是博雅閎深之士不  
多見于天下國初諸儒皆元季之遺材也永樂而後  
始可得而稱論云方天台有蘇氏文々而持正過之  
楊東里詩法唐文法亦斐然成家矣南城羅玘艱思  
奇句是以振一時之靡武功康海獨師馬遷其制策  
即有史漢之風當局元老見而驚服其時北海李夢  
陽申陽何景明以古詩自負嘗曰漢亡騷唐亡賦宋

止詩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學者至今尊之

陽明先生閱徐愛之文知其早發而嗇于壽在山東  
場中閱魏孔暉文知其為有名之豪傑若燭照數計  
無纖毫爽昔年雲谷和尚凡遇朋友一接音容便能  
懸斷其文之得失其也清其也暢其也雄壯其也弱  
促一一契合陽明見其文而知其人雲谷見其人而  
知其文皆奇特事人之文字靡不由心生有大格局  
者必有大胸襟有大議論者必有大識見富貴膏粱  
之子其文多磊落濶大或疏爽通達而不能幽深含

蓄貧賤困窮之士其文多鉤深入微鑽研瑣碎而無  
軒昂瀟灑之氣文字斷續者多不壽氣歎而不克者  
多不壽詞有餘而神不足者多不壽渾厚者必貴溫  
雅者必貴正大者必貴條達而氣易盡者貴而不久  
意深而詞躑者多主偃蹇放肆而不檢者怒矜而氣  
不平者浮靡艷麗專務外飾而無寔意者皆非佳士  
如某人之文浴乎沂三句是其最得意之作然終有  
放肆輕狂之態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驚獨坐者也  
某人文字非不佳終有怒號之氣某人終有靡麗之

習不待覩其行事而已逆知其人品之必不端矣讀  
杜道升之文自然知其為切寔近理之士讀沈幼真  
之文自然知其為深厚平正之儒讀姚禹門之文自  
然覺其有流麗和雅之風讀鄧定宇之文自然覺其  
有清靜無為之趣是故善作文者先正其心善竄文  
者先改其習馮開之一向以狂自負到會試時收斂  
簡默恂恂款款大變其平生之習而後其文亦變而  
雅馴今之人終日咎其文之不善而不思整頓其心  
胸文亦何由而善哉

丁丑歲予著舉業彀率備論鍊格之法傳之四方頗  
于時稍有盜至近日則又成文章一障矣蓋文字依  
題結構千篇一律誠為可厭然近來士子每遇題目  
輒掀翻體制縱橫顛倒有宜輕而反重有宜後而反  
先有宜詳而反畧有宜串而反平錯亂不經令人可  
厭一遇考試鍊者多而不鍊者少則不鍊者反新而  
鍊者反俗矣此勢之所必然而弊之所當革也今欲  
反之不復鍊而都依三五十年前舊體又恐無以動  
人須隨題酌理會意成文不隨衆人而俱鍊之亦不

柏奮格而不鍊，拿定題中血脉，自吐一段風光，必于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使其文如鶴立雞群，如象遊兔徑，不俟誇張而觀者撫然失色，方為上乘。此係所養之深，不可一蹴而至也。

國初時義當以解學士為宗，如武王纘、太王季文王之緒。一節程文其詞調至今可誦。先提太王季文王之緒，然後講緒字步驟，雍容氣象磊落，自是國手商素。蒼起正統間所傳，惟父作之二句，其講作述處皆有斟酌。文亦溫潤典雅，挺然為一時之首。當時

如岳季方正王三原愬夏華亭寅彭莆田韶李西崖  
東陽皆赫一可稱者成化場屋之文王濟之為宗布  
帛菽粟無施不可所謂一代之宗匠非與當時正大  
則有羅一峰倫透徹則有儲柴墟壻精鍊則有程樂  
平楷警策則有鄧立齊智皆後先相望翕然稱雄者  
也弘正間當以錢履謙福頤東江清為宗東江脉正  
氣清如萬里長空纖雲絕點而意味差薄霍澗舉業  
極細開闔起伏曲盡變態而少軒昂弘遠之氣其于  
濟之皆具休而微者也王伯安守仁無意為文而識



見高邁自是加人一等一時並出倫伯疇文叙如累  
土成臺愈竣愈絕湛文明若水如長老談禪時露本  
色陸子淵深如公孫大娘舞劍空中打勢爭奇呂仲  
木楠如純綿布袍自天然成錦卸謙之守益如山中宰  
相不求榮達而富貴有餘馬伯循理如大海納流無  
所不有而波瀾湧然崔子鍾固如老驥長驅善識人  
意汪青澗應軫如刻玉鏤金良工心苦王夔澤廷陳  
如老吏斷獄言簡而意深皆所謂盛明之文也嘉靖  
中當以唐應德先生為宗瞿思道先生次之唐文由

精思而出讀之令人整襟肅慮起敬不暇足以歷歷  
一時豪傑瞿文由神到而出其精密處無迹可尋不  
得以詞勝而貶之也薛公山先生如項藉入關勇氣  
百倍然有武夫態諸理齋燮如琴操學佛刮垢入淨  
而輕浮風骨時見于雅淡之中張小絃元如偏師入  
陣直搗中軍而乏堂々正々之氣婦震川有光高古  
與雅獨步一時孫百川樓直寫胸臆而圓勁蒼健詞  
調時々逼古邵北虞圭潔玲瓏透徹而措詞構意出  
于路徑之外茅鹿門坤氣勢如長江大河和平濶大

描寫又淺逼真張虛菴祥鸞鈞深見奇沉着細膩而  
精到處令人難解杜道升偉會理切題一字不可增  
減而穿骨透體遂鑿混沌之竅許敬菴字遠脫盡斤  
調另出樞机而句句根心見者知其為正人君子作  
者尚衆未易殫述隆慶以來又當別論竊謂今日之  
文欲極新又欲極穩欲極奇又欲極平欲說理又不  
欲著相欲切題又不欲粘皮帶骨正大慶欲帶圓活  
透慶欲帶含蓄流動慶欲帶莊嚴輕逸慶欲擔舛兩  
蓋經義之學自我朝始我朝莫盛于成弘近且所見

潘黃白夫洪憲湯海若顯祖耳湯文高古雅練絕似  
流川而圓轉過之黃文如堯獨憂之七句春容妥帖  
愈佳馮開之丁丑場前日之玩此一篇文字故  
其文氣溫雅亦近似之前輩謂學書者不須汎濫得  
古人一點一登終身學之遂可成名予于時義  
錄格之法初學不可不知格鍊則規模自別便能出  
人頭地矣文有俗格宜鍊之而雅腐格宜鍊之而新  
板格宜鍊之而活宜齊整宜濶大你看從來魁元並  
無不鍊格者試舉一二言之如隆慶戊辰由誨女知

之乎一節此題論尋常做法必提起首句中二句對末句先二小比次二大比此一定之常格也今中式

諸公却不然田會元先以二非字文法反起是知也

二比非以理之在物若盡知乎心而後謂之知也

次把知不知提起惟于斯理有反理未至而為不知者

焉此皆汝之獨意于又揔括二句明以吾心真寔之

隱之然後將中二句串作二比意却倒重在不知句

上不用過文只流水土比做下浚浚頂此二比衍作

二大比最後拖一脚單收格最雅馴其為會元無疑

也沈會魁到于由誨女知之乎下先反云揆汝之意  
知為賢而以又提二比殊不知有不知者人情  
不知為愧耶之常不足以為愧而強不知  
以為知者人情之然然後講中二句二比末句連提  
乃所以累其情也然後講中二句二比末句連提  
連繳復作八比格甚新而過奇此魁作也大率元之  
作多純多雅多正多的當新而未純奇而未正時有  
一段精光咄咄逼人此魁作也王會魁先提知不知  
將中二句輕述過復重不知一邊渾做二比物理之在  
能一一而明諸心吾力之所限吾自量之而已知之  
在我者不能一一而徧乎物吾分之所至吾自安之  
而此二比絕佳氣象亦渾厚却是會元文字是年余

應貢在京李見亭充詩第二房試官出語予曰場中

卷千篇一律甚可厭偶見一卷起云心者理之會而

念之中知者心之明而真知不在乎見聞之迹看到此處頭顱迥然不同後

面只信筆掃去便是極好文字乃知鍊格是場中要

訣幸未會試先進全章上是述言体下是斷制体上

輕做半篇下盡做半篇此一定之格也鄧定宇先生

先提禮樂禮樂者先王制次述二比仍作一過文至

講從先進處却先論二比云文質相稱然後謂之君

之所不敢必從也太朴元文然後謂之野人使其誠

是也則亦吾之所深病者也而古之遺得其中果可謂野人耶音則不敢以不從也

机局便別次講二比末用蓋字單收此會元也黃葵

陽而把我用之禮樂一句提起次輕述二比復以意

另作二比云夫風會本易流于下而况野人之言一

以或徇也人情本易趨于文而况君子之言一出則今之從後進者多矣而吾固不敢以苟同也

作二比于過文之下黃作二比于過文之上皆所謂

扼要爭奇也黃作流水四句夫聲名文物之盛雖目擊

厚之遺不敢失極精工冠冕次寔講二比再繳二比

末只一句收住是科無鄧黃其元矣今合二卷較之



黃之精不如鄧之拙黃之密不如鄧之疎黃有意于  
奇鄧無心于巧較是輸他一着耳如前半篇黃鍊得  
極精無一閑字然氣象微緊而隘鄧之懶散却近自  
然黃體貼題目如用之如字不肖放過然用一如字  
就有痕迹氣象就覺小了蕪文氣亦不順蓋如字該  
用才不敢失作之意之上不該用于不敢失作者之  
意之下鄧却丟過如字一氣做下渾然無迹甲戌會  
試學如不及二句衆人俱有提法獨孫會元提處與  
起講相接其起講末句云

果如何而後可提出以  
語學者之心哉

學之勤者斯及而自足于及者終無及也學之精者  
斯得而自滿于得者終必失也必也云云

走馬二比字、精確次分知行二比挑剔猶字最妙

非必研窮無術然後云云後二比人多用柱子渠都渾做

繳二比又拖二比共四比一時諸卷中誠無有出其

右者丁丑會試何如斯可謂之士矣三節予時在場

中一頭兩脚自是此題定格予于中間寔講處多玲

瓏過繳處却做四比當夜出場為錢湛如誦之渠

踴躍稱快謂必會元無疑矣越數日馮開之携七作

來錢聞之私語予曰無兄卷渠亦可作會元及揭曉

予果本房取首卷以五策不合式下第而開之遂首  
選云是年余進京頗早與開之同修業于護國寺中  
二人共坐一室反扃其戶穴墻以通飲食終日靜坐  
調息澄心三六九日一演時義而已當時開之向道  
之志甚切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者夫紛擾之不如靜  
定其理甚明予曾與開之論此理甚明亦思之爛熟  
故未進場前怡々愉々悠然自適及進場作文時默  
々有放不下處初時亦不覺七篇完後自家檢點覺  
意思與平日不同蓋一念默々放不下處乃是真机

平日講之甚明思之甚熟者皆虛見也寔境現前真  
机畢露始自悔自憾知平生學問皆非寔際故作此  
七个大結時便無依回欲得之意矣至二場三場只  
信手寫去不惟無一毫周旋世界之心并文之工拙  
亦所不計第于不加檢點之時而儻心浮氣一時並  
出足見予涵養之未至則深可愧憾耳揭曉後一日  
予謁馬宗伯公：執予手語予曰莫忘張相公好意  
他對我云吾極知其人有學吾欲成就之故暫黜之  
耳予聞其言不覺心折俱生聖世獨為匪人既荷玉

成敢忘至教

嘉靖甲子林對山先生主北畿試林三代翰林學業  
極有門戶其時偶患眼不能閱卷命徧讀所取卷謂  
皆非解元尋落卷中得章卷取而讀之至捻提五人  
處蓋當其時世值開泰之期而人主輩出運際文明  
之會而賢哲挺生故有若禹焉稷焉契焉皋陶焉  
伯益焉斯五人者天生之而授諸舜非私舜也將昇  
之以代天之正也舜得之而分之戒非私五人也將  
界之以輔世之寄也林矍然曰此真解元也及讀三場俱稱遂  
寘第一有大胸襟者斯有大格局有大識見者斯有  
大議論若非稷峰學識兼至必無此作乃知鍊格之

法貴識高而養厚兩扇格如嘉靖戊子浙江姜解元  
禮云禮云一節幸勿福建莊經元愛之能勿勞乎二  
句皆自散做中間不作小比夫文拘對偶去古已遠  
今于對之中又作對焉愈降愈卑矣乙丑會試綏之  
斯來二句場中兩扇遙對之中各作四比是時正承  
浮靡之後作者類以浮麗為工成習已久歸震川獨  
兩扇各做不作一句排偶余同麓見而奇之拔置高  
等震川學甚博識甚高持論甚正江以南素重其文  
特以其久不僖于有司故從之遊者稍以叛去更習

浮麗及聞其取高第海內多傳其文而余公之名亦  
曰之增重戊辰沈蛟門負異才重望其文亦主說理  
余公在場又力薦而魁之當是之時海內豪傑因頓  
場屋者咸以不得出余公之門為憾而經生學士聞  
風聽聲翕然有返本務寔之思矣至庚午科予在應  
天場中責难于君二句皆效震川体散做同年中並  
無一人作小比者挽天下之靡而返之醇若夏之乎  
其難也余公一拔震川再拔蛟門五六年間風動天  
主道易之豈不可徵哉嗟夫達觀其所舉李克之

名言也柄斯文者慎之

嘉靖戊子南京殷曰于夏禮四句忘是兩扇格諸公皆不作小以然多板對獨皇甫經元于起講下先提云礼有不碍與民改革者制度文為之小也便覺格

高姜解元禮云一節亦非板對他做畢却用捻繳云

是何也蓋和敬固隱寔所以為萬事之本根荆川先

生嘗云兩扇格可活做便頃活做有味乎其言也

有兩扇活格捻提捻繳中間兩扇自對此等格最要

得法一氣呵成為妙既有捻起則兩扇頭上不必多



做須要與起處相接渾然無迹可也既有摠繳則兩扇尾不可說完須留些餘意便下面說得去

凡題上下各做四比者其格雖多不過二種非上生

下搭則下斷上搭也要語脉有情照應有法最難得

四比一意如田鍾台作是知也先二比云雖有知有

天下之理固未能周知而無遺然為知為次二比即

不知而于此心之明則有以通達而無蔽承有知不知做去打成一片不見痕迹幸未會試程

文講如用之二句亦然先二比云禮樂所以養德也

不宜居其華而所以維風也維次二比即接云其寔

風者宜處其厚不宜處其薄

維

其寔

先有亦一氣呵成可法

諸格中惟一滾格最難大凡文字二股要一意到底  
若合二股觀之又要似一股更合八股觀之又要似  
一股從源發流由本生末方是合式文字故惟二滾  
格為最難有提有繳中間只六股然亦難得一意到  
底前輩惟瞿崑湖先生得其宗旨其會試墨卷中論  
語猶有遺憾詩經彼有不獲釋四句是一滾格此題  
檢來只言豐成之利使俗筆為之一句便把題目說  
盡斬然無味矣渠首二比却根時兩漸：說到彼此

俱足上第四比又承俱足說去始把題目上穉穉秉  
穗等寔填出來第四比末句云取之而不第五起云  
所在盈而而兩意相承了無痕迹真不可及宜熟玩

之

昆湖先生窓稿中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絕妙可  
法先把巍：乎叢起中間六股極有變化如飛龍出  
沒不可端倪其初提云天下非小物匹夫之有天下  
又非其素也以匹夫而有天下  
下人之動心宜何如者既如此下便合整做二小比  
而舜禹則若不與者焉此方其未得乎此也固非有期乎  
此常格也渠却接云此也及其既得乎此也又非有

崇乎此也玲瓏寫意妙處令人難覓至九官之命二比以

真境寫真理說題極透論常格則末二比宜即接此

二比講去渠却叙

案舜之有天下者有虞之民而在舜則無樂乎堯之禪也樂禹之有

天下者有夏之民而在禹則無樂乎舜之禪也翻空摘竒工在意外

一句格其變化多在首二比如嘉靖丙午應天袁解

元孝者所以事君也墨卷他把孝與事君提起却接

去云

然自其理而究之則主乎家者莫尊乎親而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固不容有一毫之不盡主乎

國者莫尊乎君而臣之所以事其君者亦不容有一毫之不盡也

下面便好做作六

比固可四比亦不容有一毫之不盡句甚佳蓋理

到盡頭處便無加損臣子相同處全在這裏所謂得其大意者也

王元美少年科第舉業文字跌蕩不羈其弟敬美識學兼至中式墨卷君子貞而不諒用二流水比渾融

發意

君子知天下之事有定理而無常用故

其應天下之事也有真見而無成心次寔講二

比甚工句、不合掌次又活講二比

其或信與正合則云云抑或信

與正遠

再以故字收二比末復用何也串發二比與

起後二比流水相應意多而不復詞湧而有法黃懋中仲尼之徒二句亦只寔講二比先把仲尼之徒提

起唱出題目

道

桓謂

文仲

居之

徒而

有

此

下

先

論

二

比

聖

桓

蓋桓

文之

在當

時也

能雄

視于

不諸

侯而

不能

取重

乎

聖

桓

文

之

名

教

能主

盟于

中夏

而

不

能

稱

述于

有道

之

聖

桓

文

之

名

教

能

主盟

于中

夏而

不

能

稱

述于

有道

之

聖

桓

文

之

名

教

能

主

盟于

中夏

而

不

能

稱

述于

有道

之

聖

桓

文

之

名

教

能

主

盟于

中夏

而

不

能

稱

述于

有道

之

聖

桓

文

之

名

教

能

主

盟于

中夏

而

不

能

稱

述于

有道

之

聖

桓

文

之

名

教

能

主

盟于

中夏

而

不

能

稱

述于

有道

之

聖

桓

文

之

名

教

能

主

盟于

中夏

而

不

能

稱

述于

有道

之

聖

桓

文

之

名

教

能

主

游菴壑續文煥卷之四終

游菴壑

續文煥